

儿童文学 典藏书库

“自然之子”
黑鹤原生态系列

冰湖之下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儿童文学
典藏书库

冰湖之下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冰湖之下 /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1 (2017.4 重印)

(《儿童文学》典藏书库. “自然之子”黑鹤原生态系列)

ISBN 978-7-5148-3535-9

I. ①冰… II. ①格… III. ①儿童小说—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儿童小说—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6775 号

BINGHU ZHIXIA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责任编辑: 史月妹

著者: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封面绘画: 尧立

装帧设计: 高煜

责任校对: 刘成聪

责任印务: 刘宏兴

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12号

邮政编码: 100022

总编室: 010-57526071

传真: 010-57526075

发行部: 010-57526568

网址: www.ccppg.cn

电子邮箱: zbs@ccppg.com.cn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5.5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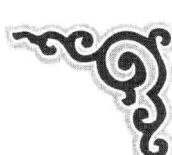
字数: 109千字

印数: 15001-23000册

ISBN 978-7-5148-3535-9

定价: 18.00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010-57526880)



目 录

001

狗车

027

冰湖之下

047

獐

117

狐狗

137

静静的白桦林

167

注释



狗车





坐在车上的是一位老人，像老年海明威一样在胖乎乎的脸上蓄着络腮胡子。当然在晨光中他更像传说中总是驾着驯鹿雪橇的圣诞老人，不过，此时，给老人拉车的不是长着巨大犄角的驯鹿，而是狗，确实确实是狗，而且是两头非常巨大的狗。

*The nineteenth autumn has come upon me
Since I first made my count*

——*The Wild Swans at Coole*
by William Butler Yeats

自从我为它们计数
这是第十九个秋天

——《柯尔庄园的野天鹅》
威廉·巴特勒·叶芝

快中考了，夏天正悄悄地到来。

米每天吃完早饭当然还有足够的时间在家里再待上一会儿，但是实在不想听妈妈没完没了的唠叨——什么就要中考了，放学早点回家，将来一定要考个好一点儿的大学。妈妈说得太多了。



米每天离开家去学校，要穿过一条商业街和一个自由市场，大约十分钟才能走到学校。但米从来不走这条路，他选择另一条小路。那里因为处在比较偏僻的地段，路上的人总是很少，走这条小路大概需要二十分钟才能到学校。

米喜欢这条小路。每天只有走在这条小路上才会感到些许的放松。在学校沉闷的教室里，似乎所有的同学都在为能考到市一中去而埋头苦学，下课时也很少有人出去，在教室里米感觉有时会喘不过气来。在家里妈妈也总是唠叨要他考个好学校，而且，不要早恋。

有时候米很想发泄一下，大声喊一喊。他也这样试过，一天晚饭后，他走到阳台上，张开嘴，嘴型应该是标准的椭圆，然后对着楼下大喊了一声：“啊——”他对自己这颇有底气的喊叫非常满意。

不过，当他回过头的时候，发现妈妈正在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没什么，就是有点紧张，现在好多了。”米轻描淡写地说。

说完米就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但这声喊叫带来的后果并没有他认为的那么轻描淡写。第二天上午，妈妈为米向学校请了假，带他到医院去看心理医生。

在那里，米为了证明自己精神状态的正常不得不回答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摆一些复杂的图案。其中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大意就是沿着一条荒凉的路向前走，在路的尽头出现一个岔口，其中一条路通向森林，一条路通向山谷，一条路通向草原。医生问米会选择哪条路，米毫不犹豫地选择山谷。

米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那天咨询完以后，妈妈又和医生在办公室里谈了很久。米坐在走廊的椅子上透过窗子看外面的一棵树，他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这么认真地看一棵树了。

那天医生开了四种药。米看了一下药的说明，基本上都是镇静药。

米没想到，自己就是喊了一声，会带来这样兴师动众的结果。他猜想自己如果站在学校的平台上大喊一声，马上就会被班主任带到学校的校医室接受心理咨询。

其实也许学校里的每个孩子都有压力。

所以，米每天特别珍惜走过这条小路的机会。路面是洁净平整的柏油路，非常干净，偶尔会有几片落叶，路边种植着修剪整齐的唐棣，阳光透过碧绿色的叶片在路面上洒下单薄的光影，而树干上也经常分泌出一种弥漫着甜香的树液。

米每次都走得很慢，因为这才是一天中真正属于他自己的时间。有时，他甚至希望这条小路没有尽头。

米知道在路左侧第十五棵树靠南侧的主干上有一窝树莺^①。

是树莺，米在网上查过这种鸟的名字。

在春天就要结束的时候，树莺开始在这里筑巢。每天米拐进这条小路，远远地就能听见那只树莺婉转的啼鸣。但是当他走到树下时，那只树莺立刻缄口不语。他常常在树下久久地伫立，希望在繁茂的枝叶间找到树莺小小的巢，但每次搜索的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那巢建得实在是太隐蔽了。他非常有耐心仔细地看遍每一根细小的枝杈，那只树莺藏在枝叶间并不飞走，也不开



口鸣叫。他们就这样僵持很久。直到米继续向前走，在他的身后重又响起树莺欢快的鸣叫声。米相信这是一只十分羞涩的鸟。

当夏天到来时，因为米每天都从这里经过，这只树莺似乎也和他熟悉起来，于是当他再从树下走过时，它似乎已经不再顾虑到他的存在，尽情地在枝头鸣叫。米终于有机会看清这只树莺，这是一只体形与人拇指差不多大小的墨绿色的小鸟，它藏身于树干最高枝头的分杈上。如果不是米目不转睛地观察，会把它当成一片很普通的树叶，无论如何也不会发现这只声嘶力竭鸣叫的小鸟。它与周围环境的颜色极度和谐，不仔细看根本不会发现它那玲珑的轮廓。

终于有一次，是两只树莺同时现身，它们一起站在枝头鸣叫，像是在比赛一样在米的面前一展歌喉。

就是这样幽静的一条小路，是米的一个小小的秘密。当然有些时候他也希望早晨从这里经过时，一艘来自火星的飞船正在这里停靠休整，或者看到博尔特微笑着迎面走来。不过即使他经常有这样的想法，却并不想与人分享他仅有的秘密，管它是来自火星的飞船还是博尔特。

结果在五月的一个早上，他真的看到了来自火星的飞船。

当时米正漫不经心地在小路上向前走，两只树莺中不知是哪一只卖力地鸣叫着——在它们的生命里好像除了鸣叫没有其他的事可以做。

米有时候猜测，这两只鸟是交替着鸣叫，一只歇息的同时，另

一只就在鸣叫，也许，它们响亮的叫声是在驱赶那些试图接近这里做巢的其他鸟儿。它们通过不断地鸣叫来划分自己的筑巢地。

突然，树莺的叫声像被折断一样戛然而止，在一片静寂之中，一直在沉思的米抬起头来，一种错落有致，柔软而沉重的拍击地面的声响，一辆车在他身边呼啸而过。这条道路因为偏僻，很少有机动车通过。

等米醒悟过来的时候，那像一只巨大的陀螺一样的交通工具已经跑远了，只看见车的前面有什么像柔软而宽大的布片一样的东西飘来飘去，米从来没见过那样的车。从体积上看那是一辆很小的车，又不像是太阳能车，没有那些亮光闪闪的太阳能接收板。他实在是搞不清楚这辆车是用什么驱动的，当车从他身边开过时他根本没有听到发动机的轰鸣声。

米见过很多车，其中包括汽车、摩托车、火车、电车、磁动力车，特殊一点的车当然也有骆驼拉的车、牛车、驴车、马车。当然，对于在城市里成长起来的米来说能看到这些车——即使是在电视上——也相当了不起了。

但刚刚从他身边开过去的是一辆他从来也没有见过的车，这样的车他连想都没有想过。

米整整一天都兴奋不已，在数学课上，他试着在纸上画出这辆神奇地出现，又在他没有反应过来时快速地消失的车的轮廓，并且因此而出神。被数学老师叫起来时，他竟然没有回答出那个问题，不是他不会，事实上是他根本就没有听见老师的问题。这



在米来说倒是第一次，以至于一向沉稳的数学老师也感到颇为意外，还好他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告诉米要注意听讲，然后叫起另一个同学回答了问题。不过，数学老师一向顺畅的授课状态还是受到了影响，直到下课也没有恢复正常。

“发生了什么事？”

下课后，米的同学——袁泉问米。袁泉也许是这班级里唯一的异类。作为学校篮球队的一员，每天下午他都不必参加第三节课的自习，而且只要一下课，就拿起桌下的篮球踩着铃声冲出教室，往往把还没有离开教室的老师留在后面。

袁泉是体育特长生，提前被市里一所省重点高中录取，只要在中考时考出一个象征性分数就可以了。没有压力当然也就显得与众不同。

“也没有什么，”米整理着自己桌面上的废纸，发现自己在课上以没有听课的代价画出的东西，怎么看都像是一台结构略显复杂的缝纫机，“就是在上学来的路上看到了一辆车。”

“什么车？”袁泉手里掂着篮球。

“一辆看起来比较特殊的车……”

不过还没有等米说完，袁泉已经急不可耐地向教室门口跑去了。毕竟，下课的时间就是那么一会儿，再耽搁就没有时间让他投篮球了。

米也并不打算让别人知道自己这个小秘密。

他现在并不能保证那确实是一辆特殊得可以用来自火星来形容的车。他还记得二班的张小文，去年突然在班级里宣布自己拍下了一张 UFO 的照片，米看过那张照片，上面确实有一个似乎是

曝光不足的光团，和米以前在杂志上看到的 UFO 的照片有些相同。市电视台还到张小文的家中去采访了他。米在电视上看到了张小文的形象，他头上那绺大概是昨天晚上睡觉时压翘的头发像鹦鹉头上的一撮羽冠，在被采访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倔强地挺立着。张小文一时成为学校的明星。总之米知道从那以后，班级里很多同学的家里都添置了望远镜，其中还包括一些比较专业的天文望远镜，米倒是没有试着也弄一副天文望远镜在阳台上摆着，好像自己每天可以在夜晚抱着极大的兴趣数天上的星星。不过，当一个星期天夜晚突然停电时，米还是毫不犹豫地跑向阳台。米在书上看到过，当 UFO 出现时，经常会出现停电的现象。

一天就这么过去了，那辆特殊的车就这样被米给忘掉了。下周会有一个全市的模拟考试，米在晚上又增加了半个小时的学习时间。看起来，妈妈对这次模拟考试比米本人还重视。

第二天，米还像往常一样走在那条小路上，那只不知疲倦的小鸟还在树顶扯着嗓子大叫大嚷，它似乎将全部的生命都倾注在鸣叫之中。那架势好像这世界全是它的，当然，它那响亮的叫声也确实覆盖了好大的一片面积。米在这条小路上没有看到过其他的鸟。对于一只身体那么小的鸟来说，米认为这么大的一片领地已经足够了。

也许是过于认真地倾听鸟的叫声，米又失去了看清那辆车的机会。

那辆车再一次从米的身边冲了过去。

这毕竟已经不是它第一次出现了，当米意识到的时候，车已经跑出很远了。不过，这次他似乎看到那陀螺形的车子内好像坐着一



个人。他没有追过去。

米诅咒自己那条腿，如果现在让他立刻恢复健康，那么米愿意用半个世界来交换。

是的，半个世界。剩下的半个世界，他还可以在其中快乐地生活。车又跑远了。

第三天，米急匆匆地走出家门，拐进那条幽静的小路。这次从刚一踏上那条小路开始，米就不时地回头，希望看到从身后驶来那辆特殊得异常的车。

米就这样几乎两步一回头，但在小路的入口并没有那辆车的影子。一次是偶然，两次是巧合，三次恐怕就得是奇迹了。已经将要走到那棵有树莺筑巢的树下时，还是没有那辆车的影子，米有一点儿失望，不过他并未对这个世界期待过什么，这个世界似乎总是这样，给你一切再把一切都拿走。那只小小的精灵般的树莺大概也在高高的枝头俯瞰着米的到来，此时叫得更加起劲儿了。那快乐的小鸟。

这一次米已经有所感觉，那柔软宽大的东西拍打地面的沉稳的啪啪声，正从他的背后传来。第三次，那么这就是奇迹了。

米抿着自己因为紧张兴奋而发干的嘴唇，拼命地抑制住那种因为极度兴奋而勃乱的心跳，回过头去。

那辆曾经两次在这条小路上与米擦肩而过的车正迎面向他驶来。当然，米必须为这辆他期待已久的车而惊诧不已。

坐在车上的是一位老人，像老年海明威一样在胖乎乎的脸上蓄着络腮胡子。当然在晨光中他更像传说中总是驾着驯鹿雪橇的圣诞老人，不过，此时，给老人拉车的不是长着巨大犄角的驯鹿，而是狗，确确实实是狗，而且是两头非常巨大的狗。这狗必须得用头来形容，用只或者条都不行，必须是头，因为它们实在是过于高大了。

一头虎头虎脑浑身棕白相间的长毛，像一头熊；另一头肌肉结实发达，一身金色短毛，两只耳朵高高竖起。两头狗高大漂亮，像米曾经在一家装饰用品商店看到过的那种专门摆在门边闪闪发亮的大瓷狗。两头狗的身上都套着那种爱斯基摩雪橇犬所用的挽具。车子其实不过是自制的四轮车子，轮胎看起来是那种非常结实的山地自行车的轮子，座舱是一个结实而厚重的座椅，上方设置了一个可以翻动的有机玻璃保护罩，下雨的时候用得着，现在翻在座椅的后方。车子设计得非常巧妙，在前轮的前方还有一个并不复杂但很漂亮轮向装置，最重要的是，在米看来，这种四轮的设计可以完全使狗不必担心背上的重量，只要全心全意地拖动肩上的挽具向前奔跑就可以了。

两头大狗正跑得兴起，跑得近了，可以看出它们正伸出通红的大舌头呼哧呼哧地喘息，巨大的爪子噼里啪啦地拍打着地面。

米人生中第一次目睹一辆狗车迎面而来，威严地坐在车上的老人像一尊牧神一样不可侵犯，这种场景让米感到极度的不可思议。米感到自己有一点儿呼吸困难。



拉车的狗与老人似乎对周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那两头狗只是奋力埋头奔跑，巨大的肌肉块在光洁的皮下有力地跳动，这是两头非常强壮的狗。老人坐在车上目不斜视，像一位巡游自己领地的王。

米那种终于看清神奇车子的兴奋心情很快被一种悲哀的想法所俘获，他知道这次车又会从他的身边一闪而过，他仍然追不上它。就像自己从小学到现在所有的体育课，只能站在操场的边角，看着其他同学运动，互相追逐游戏。当然，后来米索性在体育课时就独自一人留在教室里。

小学二年级时候，一个高年级的同学抢走了米的书包，米只是试着跑着去追，但他也许是因为跑得太快，摔倒了。那个同学大概也被米脸上的表情吓坏了，向米道歉，将书包还给了米。从那时起，米就知道，自己永远也追不上那个奔跑的同学。米知道自己的一生就是这样，奔跑，是个梦想，梦想之所以是梦想，就因为永远实现不了。米讨厌那些注视自己时的最终焦点总要落在腿上的特殊目光。

米小的时候，乘坐公共汽车有人让座还让他欣喜不已，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再有人给他让座时他开始拒绝，他宁愿可以隐身于无形，希望没有人可以看见他。很小的时候，他已经明白，因为自己的腿，自己是与别人不一样的孩子。

米低下了头，这种突然如乌云般沉重袭来的情绪沉重地压得他没有兴趣再抬起头，他知道那车又会挟着风声从他的身边驶过。

出乎米的预料，那车竟然在刚刚越过米的身体之后停了下来。

米惊讶地抬起头，看到那两头大狗壮硕的侧影，它们的两肋轻轻地翕动，口中吐出的红色舌头上滴落着口水。不过它们并没有看米，似乎还在回味着刚才奔跑时的激情，急躁不安地扯动着脖子上的挽具。

“不想上来坐坐吗？”

那像老年海明威一样的老人坐在车头，脚上穿着牛皮的半高靰鞡靴搭在车上，米想那大概是一双更适合在山地里行走的靴子吧。他只淡淡地瞄了米一眼，示意米坐在他旁边的位置上。

米感到自己的心脏差一点儿停止了跳动，那老人并没有像所有人看他时那样——第一就将怜悯而略显迟疑的目光投向他的那条腿。老人只是看了看他的脸，然后就将目光移开了。

米来不及说任何话，他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在这样一个明亮清爽的早晨，难道能够拒绝这种邀请吗？

米像做梦一样坐在了车上。

老人口中发出了声轻轻的命令，两头大狗立刻埋头，四爪蹬地，用力地挣动。最初它们将从静止状态的车子拉动需要多投入一些力气，当车子开始缓缓地移动，越来越快，它们的脚步就开始放松，跑得越来越快，车子逐渐保持着一种匀速状态，两头狗巨大的耳朵像风中的布片一样飘来飘去。

“这狗的耳朵真是大啊。”米在坐上车之后终于说出了第一句话。

“大？”老人并没有转头，“当然大，它们都是大型犬，那头毛长的是圣伯那犬^②，叫三纳，那头毛比较短的是大丹犬^③，叫金丹。”老人显然并没有听清楚米的话，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什么，